

我父母刚刚结婚时,双双在一个中等城市的中专学校任教。直到今天我也无法理解,他们当年是怀着怎样狂热的理想与信念,而放弃了城市优越的生活,携手来到偏远的大山里,参加一座小型钢铁厂的筹建工作,并最终留在了那里,而且其乐融融地生下我们三个儿子。

心灵驿站

午夜的车

吴志彬

没有火车站,但每天却有一列火车从山间驶过。我躺在半山腰的山坡上,头枕着黄书包,耐心地等候。对于这个钢铁庞然大物我有一种本能的恐惧,可当它从我的脚下飞驰而过的瞬间,我的心跳总能与它的呼啸颤动产生共鸣。我知道它将驶向那个叫城市的地方。我的视线沿着两条平行的钢轨延伸,一直到火车消失的地方,心里空落落的,那种感觉大概就叫失落或惆怅吧。

1980年,全国很多中小型炼铁厂相继上马。那一年我十三岁。这场突如其来变革彻底打乱了我平静的生活,因为我们不得不离开大山,回到城市。我的心情是复杂的,激动、忐忑、更多的是兴奋。

父亲带着我去学校办理转学手续,同学们得知我将去城市上学,羡慕地在黄土操场上为我送行。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,只是草草地向大家一瞥,同学们的背后是一片绵延的青山。我怎么也不会想到,这个画面后来竟成为我一生中深刻的记忆。我们的新家是一个类似四合院的房子,住着三户人家。紧挨着东院墙外是一条穿越城市的铁轨。每天午夜时分,总有一列火车呼啸而过,整个房子都在颤抖。父亲满脸愧疚地对母亲说,对不起,厂里有困难,暂时只能住这样的房子。可我们全不在意,而是以一种感恩的心态面对新的生活。毕竟在城市里有了一个家,仿佛城市收容了我们。

久居大山,不仅是我们三兄弟,包括父母也很难适应城市里的生活。城里人与山里人有着本质的不同。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,我们家没有电视,那时正在热播《加里森敢死队》,面对女邻居的盛情邀请,我们全家去看电视。看了两个晚上,男主人就委婉下了“逐客令”。我们全家羞愧难当,第二天父亲从厂里借钱买了一台十四寸黑白电视。那时大山里也有少数人家有电视,每晚主人把电视搬到露天,供别人观看,哪怕是过路的陌生人。

我和城里的同学有些格格不入,这让我变得孤独。每天晚上都无法安睡,直到那列午夜的车驶过,好让它把梦境带进大山。这样的日子过了很久,直到习以为常,直到午夜的车不再穿不过梦境。

后来我家搬进了新的楼房,时光如那列午夜的车,无法阻挡地驶过,我们终于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城里人,恋爱、结婚、生子……恍惚三十年,再也没过进大山,并非无情,实在太忙。因为成了城里人,生活就不再有山一般的宁静与从容。

万家灯火 取名真难

青衫



都说名字只是一个代号,可这个代号也不是随便取的啊!俗话说人的名树的影,为了给孩子取一个响亮又有寓意的好名字,我们全家又是查字典,又是翻唐诗,真是煞费苦心。

本人姓夏,宝宝的奶奶给取的名字叫“夏一闯”,说是让宝宝将来能闯出一片天地,大家一致给否了,原因是闯一下没后劲。宝宝爷爷取的是“夏翔龙”,这个也不行,土里土气的。宝宝外公取的名字是“夏梦”,老婆给否了,说是您老人家是夏梦的“粉丝”,谁不知道啊!再说了梦来梦去一场空。总之两家人取了十几个名字,没有一个过关的。

眼见一个个名字都不好,我媳妇急了:“姓夏不好取名,现在法律不是规定孩子姓父姓母姓都行吗,我看干脆让宝宝跟我姓刘得了。你看刘翔、刘德华、刘国梁,还有个皇帝叫刘秀呢,哪一个不是我们老刘家的人!”

我心想这怎么能行,我这辈子也就能有这么一个儿子了,岂能姓了老婆的姓!真要那样,还不让那帮哥们儿笑话死我啊!想到老婆正在坐月子,咱惹不起,于是就红着脸劝道:“我知道其实姓咱俩谁的姓都无所谓,可你想想,我们家是两代单传,我怕爸妈接受不了。你看这样行不,在宝宝的名字里,把你的姓加进去。”老婆真是通情达理,乐呵呵地同意了。

第二天,我向全家人宣布了我和老婆的决定,并说:“我这辈子就这一个儿子,也只能有一次给孩子取名的机会,这个机会我不能让给别人,不管好赖,由我来完成这个‘艰巨’的任务。”

老婆对我说:“宝宝的名字,一定要体现出你对我的感情。老婆说得有理,生孩子遭多大罪呀,所以我说的就叫‘夏爱刘’。老婆反对,说是太肉麻。叫‘夏怕刘’,老婆更反对,说是太娱乐。我最后说就叫‘夏敬刘’,老婆想了一会儿,居然同意了。我美得冒鼻涕:这个名字好,你老公多有学问!虽然这个名字没有什么诗情画意,但我敢肯定,在重名率这么高的情况下,没有第二个叫。老婆也是一脸的高兴状。”

没想到当晚睡到半夜,迷迷糊糊中感到天摇地动。睁眼一看,老婆正坐在我身边看着我,我吓了一跳,立马清醒了:怎么了老婆?做噩梦了吗?老婆没好气地说:“谁像你没心没肺的样子,还能睡着觉。我想了一晚上,夏敬刘这个名字不好。我忙问:为什么?老婆说:你看我叫刘敬欣,熟悉的人都管我叫刘欣,省了一个敬字。将来儿子长大了,要是按这种叫法,听上去不就成‘下流’了吗!”

我一听,“仰天长叹”:我的天哪,你真能折腾人,还让人睡觉不?我看实在不行,你先把名字改成刘家姓,再给儿子取名吧!

重新翻下我心想:等儿子长大了,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娶刘家的姑娘,连取个名字都这么难!还有一个事我没敢告诉老婆,要是按过去的叫法,她还是“夏刘氏”呢!嘻嘻!

十年前的国庆节那天,我正在单位值班,有个女孩打电话找我,她连珠炮似的向我诉苦:和领导有矛盾,与家人关系也不和谐,同事认为她清高,活得挺累。她吐字频率快,不容我插嘴。好容易等到她短暂停顿的空隙,我忙道:“喂!小姐,你搞错了,我不是你要找的对象!”她抢着说:“不,我找的就是你,前几天,你不是在省卫生报上发表了一篇《向异性倾诉有益身体健康》的文章吗?”“所以,你就找我倾诉来了?”“我不过是想证实一下你的文章是否灵验。”“效果如何?”“还行,虽然没彻底解决问题,但是轻松多了。”

真有趣,世上竟有这种女孩:“以身试文”!正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,她说声“拜拜”就收线了。

闲下没事,我不由又想起那个“匿名电话”,那女孩声音甜甜的,本地普通话浓浓的。我多么希望她又遇上许多麻烦啊,那样,她又会找我“倾诉”了。

那天,在我忙得一塌糊涂为领导赶写一份讲话稿时,那女孩又来电话了:“那里不顺心,这里不顺心。待她告一段落,我立即插问:“喂!你哪个单位?”“不告诉你。”“叫什么名字?”“云冰。”“哪两个字?”“天上的云,地上的冰。”“哇!好名字,你老爸一定很有学问?”“我爸爸是教书的,当然有学问。”“他写文章吗?”“不写。”

域外见闻 澳洲学车记

邓勤

澳洲地广人稀,主要的代步工具就是汽车。尽管我在国内对开车恐惧万分,但在这里也只能随大流学车了。因为不会开车的人,只能成天待在家里做全职太太,我可不愿这样。先是理论考试,突击复习了一下,顺利过关。接着就是找教练,4个月后,已经学了40多个学时,中间还回国突击了一阵,于是信心满满的奔赴考场。

第一次是个女考官,出发前让我按了一下喇叭,算是回答了一个问题。谁知刚刚出门不到50米就遇到红绿灯,等了半天,正要随前面的车一起溜过去,绿灯突然变黄,急忙刹车,只听旁边一阵稀里哗啦,考官手里的纸笔掉了一地。急忙打了个哈哈,说声sorry,考官倒是啥也没说,只是狠狠白了我一眼。刚刚觉得自己渐入佳境,考官发话了:前面左转,并入主要双行道。这儿的车怎么开得这么快?隐隐觉得自己应该加速并道,又想是不是该减速让路?到底是加速还是减速,我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这时考官发话了,加速,打转向灯!回到考点,考官说我1个大错10个小错,下次再来。垂头丧气的回家,也得出个结论,路上考官要是开口告诉你怎么开,那就必死无疑。

第二次就是开自己的车了,期间拉上老公沿着网上给出的考试路线走了3圈,再次自我感觉良好。这次考试是下午,上午把车从里到外擦了一遍,穿上正装,对着镜子瞧瞧,怎么看都像是个会开车的专家。这次是个老头,不苟言笑的,开出来没多久就让我在路边停一下,一不小心靠上了防护栏。虽然没有把车身擦伤,但也让考官惶恐万分。剩下的行程我感觉恍惚恍惚的,都不记得怎么开的。回到考点,又是sorry,还是1个大错10

个小错。居然不是防护栏那个地方,而是有奈路超速了。第三次,每隔两个星期去一次考试中心似乎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,老公也陪我开过了考点上列出的全部14条路线。我彻底厌倦了练习,开到那附近就觉得恶心。从小到大,没有一件事让我如此想做而做不成,我甚至觉得过不过已经完全不在于我自己,而在于天意了。尽管觉得自己命比纸薄,但当考官再次催我进来叫我的时候,我还是忍不住感谢上苍了。当最后考官跟我道别的时候,所有积压在心底的阴霾一扫而空。

所谓好事多磨,经过三次考验,我终于能够在澳洲的公路上自由驰骋了。

老爹进城

世相百态 李冬梅

老爹说乡下的桃子成熟了,想送点过来给孙子吃。其实,来回的路费,足够买20倍的桃子了,不过,老人家的善意不好拒绝。或许他是想念他的儿子和孙子了。

老公出差在外,我得请假去接他,老人得知因为他的到来,我请了半天假,连连摇头自责,好像他的到来给我们增添了好大麻烦似的。不住叹息道:“哎,真是不应该,真是不应该,耽误你半天的时间。你把钥匙放在对门的邻居家里,我过来,自己开门进来了就行了吗?”他不明白,城里可不比我们村子,一家的客人就是全村的客人。我们这里,基本是对门不相识的,贸然将钥匙放在别人家里,就算我自己放心,别人也未必愿意接受这委托,毕竟是关系到以后的门户安全的大问题。

老爹带来了一大筐桃子,这种水果不及时吃完,就会烂掉。老爹心中早有打算,对我说:“你给楼上楼下的邻居都送点桃去吧,以后也好多个照应!”可是送桃的事情,迟迟没有实施。不是我小气,而是实在没力气去叩开别人厚重的防盗门,更不愿意去面对冰冷的猫眼,去接受一只充满猜忌的眼睛将我审视精度半天。

老爹一直奇怪,从楼下到楼上,为什么家家户户都关着门,冷冷清清的。他也不喜欢我们一进门,就将大门“砰”地一下关上,让他感觉心里堵得慌。乡下人习惯于相互走动,即便吃饭的时候,也端着碗到处串门。这鸽子笼般的楼房,让老爹十分压抑。我们不在家的时候,老爹总是开着防盗门,坐在门口抽烟。每次回来,看见这个情景,心都提到嗓子眼了,假使遇到坏人,面对这个手无寸铁的老年人,入室抢劫之类事情是再简单不过的了。思量再三,决定向老爹明确其中的厉害:城里各种各样的骗子都有,抢劫盗窃无处不在,丝毫不能心存侥幸。

连载

第五步棋是“凝心合力”,即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

要走好这五步棋,关键的一步是凝心合力,牢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通过深入调查研究,皮司令决定从争取裴子明入手。

裴子明,原名裴泰玉,偃师县府店乡乡长、联保主任。他是府店佛光峪人,家中弟兄四个,因家穷,除了排行老四的裴子明读过几天私塾外,三个哥哥均未上过学,都是农民。裴子明从小好舞刀弄枪,和少林寺和尚交往密切,练就几套好拳脚,能双手打枪,且弹不虚发。此人性情豪爽、耿直,人称“裴大炮”。

“裴大炮”孝敬父母,尊重兄长,重义气,好朋友。曾受偃师进步学生和抗日人士的影响,于1930年至1936年,投身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的部队,从当兵到任排长达6年之久。这也是他衣锦还乡并当上乡长和联保主任的缘故。

裴子明当上联保主任后,做过一些坏事,但也办过一些好事,他在佛光峪西口改建了北大庙和佛光峪两座学校大楼,并资助一个叫裴连学的穷孩子上学,还修通了东、西沟去南山的大路、桥梁,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。裴子明在当地拥有一支200多人的武装,他本人就有手枪3支、步枪12支,机关枪2挺,是当地的实力派人物。

裴子明还与国民党38军驻府店乡的35师师长孔从洲交情甚好。孔师长在日军人侵、38军奉命撤退前,把该军存放的八零洞枪炮弹药秘密交给裴子明保管。裴子明对国民党的溃退十分不满,对日寇入侵极端痛恨。日本人打过来后,他把府店乡周围的佛光峪、李沟、蒋家门、车里等几个村的青年组织起来打日本,人称“杆子队”,主要活动在佛光峪周围。

这佛光峪位于偃师、巩县、登封的交界处,有“鸡鸣三县”之称。一次,日伪军向府店后峪村进犯,裴子明率“杆子队”英勇抵抗,打退了日伪的进攻,威震一方。日伪军一来,他便把小孩、老人疏散到山上,之后亲率“杆子队”去打敌人,一连打了好几次。其中最残酷的是府店九角龙的仗,他率100多人同日伪300多人展开白刃格斗,打了三天三夜,仅裴子明一人就击毙和捕死鬼子4个,汉奸3个,直打得日伪军抱头鼠窜,没能进村。

生活空间 电话为媒

梅承霖

“啊,是两脚书橱。”“什么?两脚书橱?我告诉我爸去。”“告诉他吧,他又不是我的老丈人。”“你说我爸是你丈人?你想沾我便宜?”“泼水难收,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!”“好,我会惩罚你的!”啪!她把电话挂了。

半个月过去,她再没来过电话。正在我寝食不安,等待她“惩罚”我时,她又来电话了,声音甜润清爽,全无问罪之意:“阿梅,今晚我请你看电影,晚上8点,光明电影院门口。”我忙回答:“一切遵命。可是,我不认识你呀!”她狡黠地笑了:“我也不认识你。不过,我们会认识的。”

我提前来到电影院门口,果然一眼就认出了她。看完电影,我请她喝咖啡。经过交谈,我知道她在市直机关工作,平时爱好文学,因常在报刊上发现我的文章,所以对我很感兴趣,于是,便有了电话诉苦等一系列行动,放长线钓大鱼,引我这个“王老五”上钩。

长话短说,我们又通了一年多的电话,终于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。如今,我们的孩子都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,我们依然每天都通电话。感谢你,我们的电话红娘。因为有了你,我才有了今天这个温馨的家。

涛涛图

电话为媒

梅承霖



世相百态

李冬梅



5 杜光辉就点点头

杜光辉报到后,又回家里待了两天。黄丽一直在外忙活着,每天晚上都是10点后才回来。杜光辉问她,她只是说谈业务。再问,干脆就不回答了。

杜光辉为此心里郁闷。成了下派挂职干部,机关是不好再去了,至少不能经常去了。他现在想起上班的地方,应该是桐山县了。

桐山那小小的县城,这时就浮现在杜光辉的眼前。四面环山,也别有一番宁静。杜光辉突然从心里有点喜欢了。

杜光辉那天跟着丁部长去桐县林书的林书记见了面,算是报到了。当天,他本来准备就住在桐县的,可是叶主任说:“杜书记的住宿还没安排好。原来安排给挂职干部住的宿舍,因为上一届挂职的省信访办的刘处长只挂到一半就提前调走了,所以房子另作了安排。”林书记说:“那就让杜书记多休息几天吧,放心,来了桐山,报到了就行。”

这话多少让杜光辉有些心里不舒服。怎么叫“报到了就行”?我可是正儿八经地来当书记的。虽然只是挂职两年,这可是由省委委派的。怎么能报到了就行?

但是,杜光辉没有把这话说出来。他是一个不太喜欢计较这些的人。他更喜欢的是把一些心事,深深地藏在心里。他只是对叶主任说:“那好,我下周过来吧。”

“到时,请杜书记先给办公室打个电话,我派车去接。”叶主任边关车门边道。

杜光辉在家里走了几圈,干脆干脆到桐山去吧,自己已经是那里的副书记了,不去那儿去干嘛呢?

杜光辉收拾了一下,就出了门。这时他才想起桐山可是好几个小时的车程的。不比在省城里,掐脚就走,或者上了出租车。到车站打车吧,可是……想起来,好像也有很久没在车站打过车了。前几任叶主任曾让车来接他,但这总不太好。

杜光辉想了想,还是在车站等了。上了到桐山的车,一个中年模样的男人坐在杜光辉旁边,男人从包里拿出一只硕大的茶壶,打开,咕咚咕咚地喝着。杜光辉仿佛听见那茶的淡淡的香气了。

男人问:“也到桐山?”

杜光辉就点点头。“走亲戚?做生意?看你这样,不像做生意的,倒像坐机关的。”

“啊,是有点事。你也到桐山?”

“是啊,我家就在那儿,听说要下雪了,赶着往回跑。”

“下雪?”杜光辉很少看天气预报。桐山,就成了死山了啊。”

“这话怎讲?”

“大雪封山,更封路啊!山里人苦,就在这儿。”男人叹了口气,“本来,到年底,是卖茶叶的最好时候,但年年都是大雪,路不通了。只好先把茶叶托给贩子。钱他们赚了,我们种茶的,茶产量不高,又赶不上好销路,唉!”

桐山出茶,这杜光辉是知道的,因为在桐山县情介绍中,茶叶是桐山的主要农特产品。桐山经济主要有两大块,一块是茶叶,一块是矿产。

“你是哪个乡的?”杜光辉问。

“窝儿山的,桐山最里面的一个乡,也最穷。其他地方都开矿了,这儿只能种茶。也没人组织,茶长出来好看,卖出去却是贱价。穷窝儿啊!”

杜光辉没听说过窝儿山这个名字,对于桐山,他了解得还太少。

男人望了望杜光辉,说:“你这衣少了呢,马上要降温了。”

“啊!”杜光辉看看窗外,天确实有些灰蒙蒙了。

“要下雪了,回家窝冬了……”杜光辉就问男人:“听说现在山里没什么力气在家了,那经济……”

“啊,这个啊。现在是跑遍村子也找不着力气啊。我头几年也在外打工,这两年老婆身体不好,孩子又读书,只好回来了一回来,日子就没法过了,一年下来,才两三千块,管孩子学费都不够。开春了还要出去了,只是家里放心不下……”

“不是有一些新的农村政策?包括粮食直补什么的?”

“是有啊。可是我们那老山里,没有田,直补也就没了。”男人望着杜光辉的眼光有些空洞了。

“那地方政府也不想想办法?”

“想什么啊?都去采矿了。我们那村里,连书记都没人愿意来当。最后只好党员轮流,一人干一年。你说这样,还搞什么经济?唉!”

6 傅奇司令和他的傅奇团长

温敬著

皮定均司令一锤定音,先遣支队司令部就设在了东白栗坪。那时,豫西的城镇大都有日伪军驻防。在广大农村,封建势力强大,土匪多如牛毛,反动地主武装林立,原国民党的基层保甲组织,多数在日伪军占领后,又原封未动地变为日伪基层政权。位于箕山脚下的登封、偃师、巩县地区,更是日伪政权、国民党政府、乡镇实力派、地头蛇等各势力的角逐之地。

面对种种错综复杂的日伪顽匪地方势力,八路军豫西先遣支队的决策是:下好五步棋,赢得全盘棋!

第一步棋是“老生新谈”,即深入宣传发动群众。

第二步棋是“秋风扫叶”,即取缔一切汉奸组织。

第三步棋是“点燃星火”,即发展人民武装。

第四步棋是“拯救民生”,即废除一切苛捐杂税。

7

温敬著

裴子明当上联保主任后,做过一些坏事,但也办过一些好事,他在佛光峪西口改建了北大庙和佛光峪两座学校大楼,并资助一个叫裴连学的穷孩子上学,还修通了东、西沟去南山的大路、桥梁,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。裴子明在当地拥有一支200多人的武装,他本人就有手枪3支、步枪12支,机关枪2挺,是当地的实力派人物。

裴子明还与国民党38军驻府店乡的35师师长孔从洲交情甚好。孔师长在日军人侵、38军奉命撤退前,把该军存放的八零洞枪炮弹药秘密交给裴子明保管。裴子明对国民党的溃退十分不满,对日寇入侵极端痛恨。日本人打过来后,他把府店乡周围的佛光峪、李沟、蒋家门、车里等几个村的青年组织起来打日本,人称“杆子队”,主要活动在佛光峪周围。

这佛光峪位于偃师、巩县、登封的交界处,有“鸡鸣三县”之称。一次,日伪军向府店后峪村进犯,裴子明率“杆子队”英勇抵抗,打退了日伪的进攻,威震一方。日伪军一来,他便把小孩、老人疏散到山上,之后亲率“杆子队”去打敌人,一连打了好几次。其中最残酷的是府店九角龙的仗,他率100多人同日伪300多人展开白刃格斗,打了三天三夜,仅裴子明一人就击毙和捕死鬼子4个,汉奸3个,直打得日伪军抱头鼠窜,没能进村。

裴子明当上联保主任后,做过一些坏事,但也办过一些好事,他在佛光峪西口改建了北大庙和佛光峪两座学校大楼,并资助一个叫裴连学的穷孩子上学,还修通了东、西沟去南山的大路、桥梁,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。裴子明在当地拥有一支200多人的武装,他本人就有手枪3支、步枪12支,机关枪2挺,是当地的实力派人物。

裴子明当上联保主任后,做过一些坏事,但也办过一些好事,他在佛光峪西口改建了北大庙和佛光峪两座学校大楼,并资助一个叫裴连学的穷孩子上学,还修通了东、西沟去南山的大路、桥梁,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。裴子明在当地拥有一支200多人的武装,他本人就有手枪3支、步枪12支,机关枪2挺,是当地的实力派人物。

裴子明当上联保主任后,做过一些坏事,但也办过一些好事,他在佛光峪西口改建了北大庙和佛光峪两座学校大楼,并资助一个叫裴连学的穷孩子上学,还修通了东、西沟去南山的大路、桥梁,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。裴子明在当地拥有一支200多人的武装,他本人就有手枪3支、步枪12支,机关枪2挺,是当地的实力派人物。

裴子明当上联保主任后,做过一些坏事,但也办过一些好事,他在佛光峪西口改建了北大庙和佛光峪两座学校大楼,并资助一个叫裴连学的穷孩子上学,还修通了东、西沟去南山的大路、桥梁,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。裴子明在当地拥有一支200多人的武装,他本人就有手枪3支、步枪12支,机关枪2挺,是当地的实力派人物。

裴子明当上联保主任后,做过一些坏事,但也办过一些好事,他在佛光峪西口改建了北大庙和佛光峪两座学校大楼,并资助一个叫裴连学的穷孩子上学,还修通了东、西沟去南山的大路、桥梁,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。裴子明在当地拥有一支200多人的武装,他本人就有手枪3支、步枪12支,机关枪2挺,是当地的实力派人物。

裴子明当上联保主任后,做过一些坏事,但也办过一些好事,他在佛光峪西口改建了北大庙和佛光峪两座学校大楼,并资助一个叫裴连学的穷孩子上学,还修通了东、西沟去南山的大路、桥梁,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。裴子明在当地拥有一支200多人的武装,他本人就有手枪3支、步枪12支,机关枪2挺,是当地的实力派人物。

裴子明当上联保主任后,做过一些坏事,但也办过一些好事,他在佛光峪西口改建了北大庙和佛光峪两座学校大楼,并资助一个叫裴连学的穷孩子上学,还修通了东、西沟去南山的大路、桥梁,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。裴子明在当地拥有一支200多人的武装,他本人就有手枪3支、步枪12支,机关枪2挺,是当地的实力派人物。

裴子明当上联保主任后,做过一些坏事,但也办过一些好事,他在佛光峪西口改建了北大庙和佛光峪两座学校大楼,并资助一个叫裴连学的穷孩子上学,还修通了东、西沟去南山的大路、桥梁,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。裴子明在当地拥有一支200多人的武装,他本人就有手枪3支、步枪12支,机关枪2挺,是当地的实力派人物。